

黄茶是不是第一次喝到,我有些不确定,但应该是听说过,譬如说霍山黄芽,安徽的;蒙山黄芽,四川的;黑的品种,常常以色来论,黑茶白茶,红茶绿茶——倒没有听说过蓝茶紫茶,不知道有还是没有。其实单以颜色来论茶,有点过于表面,有的白茶,其实是绿茶;有的黄茶,其实也是绿茶。这且不说它。这次喝到黄茶,是在浙江的龙游,烟雨蒙蒙之中,一条江的湾里叫泽潭的地方,简直是惊为天境——怎么有那么好的地方,江开天阔,一艘船停泊在江中(可惜是一艘挖沙船,如果是一艘木质的小渔船,那就更好了)。不过,最好的是烟雨笼在江面上,也笼在人脸上。

就这样看一会儿,折身返回时,却见有女子,坐在路边亭子下泡茶。这是很有意思的——刚刚面对那样阔大的境界,一转身又有如此具体可感的小而美的事物,顿时觉得,如果不坐下来喝一杯茶,简直是要辜负这样的美景。

在路上讨一碗茶喝,

七绝
牡丹
味易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香迷蜂蝶艳羞霞,
本处寻常野墅家。
一自封王称国色,
俗流雅士竞相夸。

就仿佛置身在千年前的沧桑古道上了,我便是那浪游天下的旅人。感恩路上的施茶人,赐我一碗茶汤。这碗茶汤让人眼睛一亮,它的颜色明澈鲜活,叶

色金黄,问了才知道,这是黄茶。

一口茶汤入喉,顿觉身心清明。泡茶人还在继续煮水泡茶,我则喝了两碗。继而人声沸沸,周遭热闹起来,也没法潜心静气地喝茶,觉得是唐突了眼前的美景。如果只有二三人,临江摆出这样的一席茶,如此坐上两三个小时,统共只说四五句话,只凭清风过耳,飞鸟停留,茶席边一年蓬的白色花朵默默开,就太好了。

因为对黄茶感兴趣,便存了心思去了解。后来知道,这泡茶女子名伟燕,十多年前开店卖手机,卖服装,卖电脑,后来因为孩子要学舞蹈,小县城里找不到学舞蹈的好地方,索性自己开办了一个舞蹈学校。再往后,开办了国学课堂,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。她的书院,叫作仁礼书院——她说,要是有空,可以去书院里转一转。

这更有趣了,一碗茶喝出一个故事来。我是要去她的书院看一看。一碗茶,在大江边上,与在书院檐下,是会喝出不一样的滋味来。然而,终究又是没有去成。很多事情都是这样,想了想了,成不成也无所谓,到底需要一点机缘才好。这也是一碗茶汤的真味,无可亦无不

可。我心里也还念着那一条江,沿着“联盟九五大道”在江边散漫行走半天,所见皆是风物。

后来又路过一座小村庄,有一家子农人在田里收拾油菜,大人从远处怀抱晒干的油菜,抱到摊开的布面上,便于敲打,让油菜籽脱落出来。油菜枝干比人还高,晒干了之后,看上去居然是白色的花枝。抱了满满一怀的油菜,竟像是抱了满满一怀的花。一会儿是男人去抱一怀油菜回来,一会儿是女人去抱一怀油菜回来,来来回回,让人想起西方经典油画里,怀抱巨大花束的男人和女人。这是满怀喜悦的劳动场景。更让人喜悦的是,地上油菜枝干的中间,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,忙忙碌碌,爬进爬出,满头满脸沾了白色的碎屑,开心得不得了。

这样的一幕真是好,传统乡间的劳作,是大人

与孩子都处在同一个情境之中。大人在劳作,小孩也在劳作。大人在田间,小孩的玩耍也在田地里。这是心意相通的地方。倘若大人在田地里劳作,小孩早早就关在幼儿园里读英文单词,则不免是心意阻隔。倘若要说国学,我以为这便是一种国学;倘若要说传统文化,我以为这便是最好的传统文化。

茶园,在一路上也能见到,是不是黄茶倒也分辨不出。这个时节,已经过了春茶的时间,偶尔还能见到老妇人在茶园里采茶。龙游的黄茶,主要产自圣堂山,听说那座山八百多米,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去爬一爬。龙游这个地方,最有名的,还有一个“龙游商帮”,南宋时期龙游商帮就有了,明清时期至于鼎盛,做的生意遍及全国,那时候也正是这样的商帮,把龙游的茶叶带到五湖四海的地方。

也许有人能在困居的日子里活出生活的静逸,也许有人能在无人的街道上看出别样的美感,也许有人因为隔离收获了友谊和爱情,但无论如何,我们不能感谢疫情。我们有的,是担忧的现实和焦虑的责任,为许多人的生活节奏

甚至生命本身被打断而感到痛苦,为自己,为邻里,为亲人,为这座城市里,所有和自己命运休戚与共的人们忧心忡忡的义务。

在过去的几个月里,我们见证了人性显露出的卑劣,也再次看到群体互助时的高尚,重温了消失已久的邻里之情,也得以审视自己日常生活的逻辑。我们歌颂奉献者,惩治投机者,怀念去世者,守护新生者。当能走上街头的时刻重新到来,当日常生活能再次如常,我们会被快节奏的日子再次裹挟着成为善忘的人吗?在日后,当我们年迈,会怎么告诉这城市的后代,我们从这段经历中沉淀得到的思考?

也许有人能在困居的日子里活出生活的静逸,也许有人能在无人的街道上看出别样的美感,也许有人因为隔离收获了友谊和爱情,但无论如何,我们不能感谢疫情。我们有的,是担忧的现实和焦虑的责任,为许多人的生活节奏

甚至生命本身被打断而感到痛苦,为自己,为邻里,为亲人,为这座城市里,所有和自己命运休戚与共的人们忧心忡忡的义务。

在过去的几个月里,我们见证了人性显露出的卑劣,也再次看到群体互助时的高尚,重温了消失已久的邻里之情,也得以审视自己日常生活的逻辑。我们歌颂奉献者,惩治投机者,怀念去世者,守护新生者。当能走上街头的时刻重新到来,当日常生活能再次如常,我们会被快节奏的日子再次裹挟着成为善忘的人吗?在日后,当我们年迈,会怎么告诉这城市的后代,我们从这段经历中沉淀得到的思考?

也许有人能在困居的日子里活出生活的静逸,也许有人能在无人的街道上看出别样的美感,也许有人因为隔离收获了友谊和爱情,但无论如何,我们不能感谢疫情。我们有的,是担忧的现实和焦虑的责任,为许多人的生活节奏

甚至生命本身被打断而感到痛苦,为自己,为邻里,为亲人,为这座城市里,所有和自己命运休戚与共的人们忧心忡忡的义务。

在过去的几个月里,我们见证了人性显露出的卑劣,也再次看到群体互助时的高尚,重温了消失已久的邻里之情,也得以审视自己日常生活的逻辑。我们歌颂奉献者,惩治投机者,怀念去世者,守护新生者。当能走上街头的时刻重新到来,当日常生活能再次如常,我们会被快节奏的日子再次裹挟着成为善忘的人吗?在日后,当我们年迈,会怎么告诉这城市的后代,我们从这段经历中沉淀得到的思考?

也许有人能在困居的日子里活出生活的静逸,也许有人能在无人的街道上看出别样的美感,也许有人因为隔离收获了友谊和爱情,但无论如何,我们不能感谢疫情。我们有的,是担忧的现实和焦虑的责任,为许多人的生活节奏

甚至生命本身被打断而感到痛苦,为自己,为邻里,为亲人,为这座城市里,所有和自己命运休戚与共的人们忧心忡忡的义务。

江南不少名山都属天目山支脉,比如无锡惠山、余杭径山以及姑苏木渎的天池山、穹窿山等,德清的莫干山也是。其实莫干山是个笼统的概念,它所涵盖的范围还包括许多各有其名的山,比如居中的荫山和周遭分布的塔山、上横山、中华山、金家山、龙池山、炮台山等,集数百个山头,有名可考的就有180多座。谁是最高峰呢?清康熙武康知县吴康侯认为,去剑池十余里之塔山(因山顶有古塔遗迹而得名)是也!

事实上还有一座天泉山,海拔高度与塔山不相上下,都在740米左右,由于开发较晚,颇感藉藉无名,大有旁落之势,若自晚清前推数百年,它的地位实高于塔山,有何凭证?清道光《武康县志》载:“邑西北五十里天泉山之别峰,曰塔山”,可见那时的塔山,还只是天泉山的“跟班”。取“天泉”二字,乃因此山涧水激石、溪流潺潺,有百道清泉。据载,1934年莫干山周边曾遭遇大旱,群山之中,独天泉山水源充沛,田间作物仰赖于此,照样录得收成。

去年夏秋之交,与青龙书院院长、作家俞敏和诗人浅酌去莫干山,下榻半山处的香水岭宾馆。宾馆前庭较为开阔,带坡形,利于车上下车。前右置一三角亭,乍看以为是景观设计或仿古之作,但亭边还有一块竖碑,即刻引起我的注意。凑近一看,有小篆碑文《香水井记》依稀可辨,说乾隆当年巡视至此,一时口渴难耐,侍从便四下里找水,竟意外觅得一泓清泉。乾隆豪饮后直夸此水香甜可口,村人闻讯,遂立碑凿井以纪之。一眼瞥见距石碑不远处确有一口不起眼的废井,想是乾隆皇帝的汲水处了。

无意中撞见的这口“香水井”,属此番莫干山之行的意外收获,若非下榻于此,断无与之邂逅的可能,也才明白“香水岭”之由来。却不承想香水井所带给我们的,还有一样连带的收获,那便是前文所提及的天泉山了。

我们是中午时分到的莫干山,午餐后已是下午两点多,因剑池等主要景点须乘坐管理方提供的大巴车才能进入,若此时游览恐时间太紧,为充裕计,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再上山。不想与前台闲聊时,无意得知天泉山就在边上,于是顺坡道而下再右拐而上,很快驶入这条2016年才建成的盘山车道。

透过车窗,一路上草木杂树参差披拂,间有鲜艳野花点缀其间,隐约可见远处迤迤的田野和烟笼的乡村。

不久,车至山顶,景象随之开阔,风光奔来眼底,那江南的远山,仿佛受到水墨的晕染,正漾动在云气薄雾之中。这山顶竟是一片偌大的平顶。只见有一处绿草茵茵的露营地,里面停着几辆车,有架起的帐篷和一座像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。不远处,尚见一长方横卧的大石头块面上,绘有一幅技艺不俗的双犬图。其实进到露营地即有一条活泼可爱的黄毛犬一路紧随着我,不时触碰我的鞋跟,挠我裤管,还冷不丁窜到我前面撒欢打滚,很是招人喜欢。家养宠物的诗人浅酌说:“这狗这么黏你,或想让你带它去走”,记起曾听人说过,犬在陌生人面前打滚,把最柔软的肚皮暴露给你,是表示一种不设防的信任。心下暗付,这露营地怎不见它的主人?是网约接单无须天天来现场?还是不定时过来,暂

留爱犬于此?而我们无意间的闯入,面对的竟是空无一人的状况,可见平时罕有人迹。从竖起的帐篷和散落在地的睡袋、气垫、

轮胎等物判断,还像是有些生意的。此时,天色渐起,俞敏兄提示可以下山了,我招呼黄毛犬,和它亲昵了一番,颇有些依依难舍之情。

史载,南朝梁时(564年),莫干山最早的一座寺院天泉寺即建于此,当然早已圯毁无存,目下所见,除两株800年银杏外,颇感荆棘丛生、寂寥寒荒之感。以至于天泉山在地图上也难以搜到,导航须输入“德清大洋里”才能找到目的地。但可以憧憬的是,既然修了路,此山便具备了上下交通的便利,应属开发天泉山的规划之一。假以时日,定当创筑房舍、修整植被而制穷山美,还天泉山往日的殊胜。

从香水井到天泉山,皆属无意中的“撞见”,亦属我们三人隔日正式开游莫干山的前引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

江南不少名山都属天目山支脉,比如无锡惠山、余杭径山以及姑苏木渎的天池山、穹窿山等,德清的莫干山也是。其实莫干山是个笼统的概念,它所涵盖的范围还包括许多各有其名的山,比如居中的荫山和周遭分布的塔山、上横山、中华山、金家山、龙池山、炮台山等,集数百个山头,有名可考的就有180多座。谁是最高峰呢?清康熙武康知县吴康侯认为,去剑池十余里之塔山(因山顶有古塔遗迹而得名)是也!

事实上还有一座天泉山,海拔高度与塔山不相上下,都在740米左右,由于开发较晚,颇感藉藉无名,大有旁落之势,若自晚清前推数百年,它的地位实高于塔山,有何凭证?清道光《武康县志》载:“邑西北五十里天泉山之别峰,曰塔山”,可见那时的塔山,还只是天泉山的“跟班”。取“天泉”二字,乃因此山涧水激石、溪流潺潺,有百道清泉。据载,1934年莫干山周边曾遭遇大旱,群山之中,独天泉山水源充沛,田间作物仰赖于此,照样录得收成。

去年夏秋之交,与青龙书院院长、作家俞敏和诗人浅酌去莫干山,下榻半山处的香水岭宾馆。宾馆前庭较为开阔,带坡形,利于车上下车。前右置一三角亭,乍看以为是景观设计或仿古之作,但亭边还有一块竖碑,即刻引起我的注意。凑近一看,有小篆碑文《香水井记》依稀可辨,说乾隆当年巡视至此,一时口渴难耐,侍从便四下里找水,竟意外觅得一泓清泉。乾隆豪饮后直夸此水香甜可口,村人闻讯,遂立碑凿井以纪之。一眼瞥见距石碑不远处确有一口不起眼的废井,想是乾隆皇帝的汲水处了。

无意中撞见的这口“香水井”,属此番莫干山之行的意外收获,若非下榻于此,断无与之邂逅的可能,也才明白“香水岭”之由来。却不承想香水井所带给我们的,还有一样连带的收获,那便是前文所提及的天泉山了。

我们是中午时分到的莫干山,午餐后已是下午两点多,因剑池等主要景点须乘坐管理方提供的大巴车才能进入,若此时游览恐时间太紧,为充裕计,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再上山。不想与前台闲聊时,无意得知天泉山就在边上,于是顺坡道而下再右拐而上,很快驶入这条2016年才建成的盘山车道。

透过车窗,一路上草木杂树参差披拂,间有鲜艳野花点缀其间,隐约可见远处迤迤的田野和烟笼的乡村。

不久,车至山顶,景象随之开阔,风光奔来眼底,那江南的远山,仿佛受到水墨的晕染,正漾动在云气薄雾之中。这山顶竟是一片偌大的平顶。只见有一处绿草茵茵的露营地,里面停着几辆车,有架起的帐篷和一座像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。不远处,尚见一长方横卧的大石头块面上,绘有一幅技艺不俗的双犬图。其实进到露营地即有一条活泼可爱的黄毛犬一路紧随着我,不时触碰我的鞋跟,挠我裤管,还冷不丁窜到我前面撒欢打滚,很是招人喜欢。家养宠物的诗人浅酌说:“这狗这么黏你,或想让你带它去走”,记起曾听人说过,犬在陌生人面前打滚,把最柔软的肚皮暴露给你,是表示一种不设防的信任。心下暗付,这露营地怎不见它的主人?是网约接单无须天天来现场?还是不定时过来,暂

留爱犬于此?而我们无意间的闯入,面对的竟是空无一人的状况,可见平时罕有人迹。从竖起的帐篷和散落在地的睡袋、气垫、

轮胎等物判断,还像是有些生意的。此时,天色渐起,俞敏兄提示可以下山了,我招呼黄毛犬,和它亲昵了一番,颇有些依依难舍之情。

史载,南朝梁时(564年),莫干山最早的一座寺院天泉寺即建于此,当然早已圯毁无存,目下所见,除两株800年银杏外,颇感荆棘丛生、寂寥寒荒之感。以至于天泉山在地图上也难以搜到,导航须输入“德清大洋里”才能找到目的地。但可以憧憬的是,既然修了路,此山便具备了上下交通的便利,应属开发天泉山的规划之一。假以时日,定当创筑房舍、修整植被而制穷山美,还天泉山往日的殊胜。

从香水井到天泉山,皆属无意中的“撞见”,亦属我们三人隔日正式开游莫干山的前引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

江南不少名山都属天目山支脉,比如无锡惠山、余杭径山以及姑苏木渎的天池山、穹窿山等,德清的莫干山也是。其实莫干山是个笼统的概念,它所涵盖的范围还包括许多各有其名的山,比如居中的荫山和周遭分布的塔山、上横山、中华山、金家山、龙池山、炮台山等,集数百个山头,有名可考的就有180多座。谁是最高峰呢?清康熙武康知县吴康侯认为,去剑池十余里之塔山(因山顶有古塔遗迹而得名)是也!

事实上还有一座天泉山,海拔高度与塔山不相上下,都在740米左右,由于开发较晚,颇感藉藉无名,大有旁落之势,若自晚清前推数百年,它的地位实高于塔山,有何凭证?清道光《武康县志》载:“邑西北五十里天泉山之别峰,曰塔山”,可见那时的塔山,还只是天泉山的“跟班”。取“天泉”二字,乃因此山涧水激石、溪流潺潺,有百道清泉。据载,1934年莫干山周边曾遭遇大旱,群山之中,独天泉山水源充沛,田间作物仰赖于此,照样录得收成。

去年夏秋之交,与青龙书院院长、作家俞敏和诗人浅酌去莫干山,下榻半山处的香水岭宾馆。宾馆前庭较为开阔,带坡形,利于车上下车。前右置一三角亭,乍看以为是景观设计或仿古之作,但亭边还有一块竖碑,即刻引起我的注意。凑近一看,有小篆碑文《香水井记》依稀可辨,说乾隆当年巡视至此,一时口渴难耐,侍从便四下里找水,竟意外觅得一泓清泉。乾隆豪饮后直夸此水香甜可口,村人闻讯,遂立碑凿井以纪之。一眼瞥见距石碑不远处确有一口不起眼的废井,想是乾隆皇帝的汲水处了。

无意中撞见的这口“香水井”,属此番莫干山之行的意外收获,若非下榻于此,断无与之邂逅的可能,也才明白“香水岭”之由来。却不承想香水井所带给我们的,还有一样连带的收获,那便是前文所提及的天泉山了。

我们是中午时分到的莫干山,午餐后已是下午两点多,因剑池等主要景点须乘坐管理方提供的大巴车才能进入,若此时游览恐时间太紧,为充裕计,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再上山。不想与前台闲聊时,无意得知天泉山就在边上,于是顺坡道而下再右拐而上,很快驶入这条2016年才建成的盘山车道。

透过车窗,一路上草木杂树参差披拂,间有鲜艳野花点缀其间,隐约可见远处迤迤的田野和烟笼的乡村。

不久,车至山顶,景象随之开阔,风光奔来眼底,那江南的远山,仿佛受到水墨的晕染,正漾动在云气薄雾之中。这山顶竟是一片偌大的平顶。只见有一处绿草茵茵的露营地,里面停着几辆车,有架起的帐篷和一座像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。不远处,尚见一长方横卧的大石头块面上,绘有一幅技艺不俗的双犬图。其实进到露营地即有一条活泼可爱的黄毛犬一路紧随着我,不时触碰我的鞋跟,挠我裤管,还冷不丁窜到我前面撒欢打滚,很是招人喜欢。家养宠物的诗人浅酌说:“这狗这么黏你,或想让你带它去走”,记起曾听人说过,犬在陌生人面前打滚,把最柔软的肚皮暴露给你,是表示一种不设防的信任。心下暗付,这露营地怎不见它的主人?是网约接单无须天天来现场?还是不定时过来,暂

留爱犬于此?而我们无意间的闯入,面对的竟是空无一人的状况,可见平时罕有人迹。从竖起的帐篷和散落在地的睡袋、气垫、

轮胎等物判断,还像是有些生意的。此时,天色渐起,俞敏兄提示可以下山了,我招呼黄毛犬,和它亲昵了一番,颇有些依依难舍之情。

史载,南朝梁时(564年),莫干山最早的一座寺院天泉寺即建于此,当然早已圯毁无存,目下所见,除两株800年银杏外,颇感荆棘丛生、寂寥寒荒之感。以至于天泉山在地图上也难以搜到,导航须输入“德清大洋里”才能找到目的地。但可以憧憬的是,既然修了路,此山便具备了上下交通的便利,应属开发天泉山的规划之一。假以时日,定当创筑房舍、修整植被而制穷山美,还天泉山往日的殊胜。

从香水井到天泉山,皆属无意中的“撞见”,亦属我们三人隔日正式开游莫干山的前引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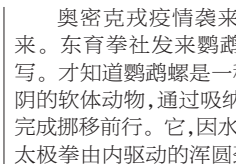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

江南不少名山都属天目山支脉,比如无锡惠山、余杭径山以及姑苏木渎的天池山、穹窿山等,德清的莫干山也是。其实莫干山是个笼统的概念,它所涵盖的范围还包括许多各有其名的山,比如居中的荫山和周遭分布的塔山、上横山、中华山、金家山、龙池山、炮台山等,集数百个山头,有名可考的就有180多座。谁是最高峰呢?清康熙武康知县吴康侯认为,去剑池十余里之塔山(因山顶有古塔遗迹而得名)是也!

事实上还有一座天泉山,海拔高度与塔山不相上下,都在740米左右,由于开发较晚,颇感藉藉无名,大有旁落之势,若自晚清前推数百年,它的地位实高于塔山,有何凭证?清道光《武康县志》载:“邑西北五十里天泉山之别峰,曰塔山”,可见那时的塔山,还只是天泉山的“跟班”。取“天泉”二字,乃因此山涧水激石、溪流潺潺,有百道清泉。据载,1934年莫干山周边曾遭遇大旱,群山之中,独天泉山水源充沛,田间作物仰赖于此,照样录得收成。

去年夏秋之交,与青龙书院院长、作家俞敏和诗人浅酌去莫干山,下榻半山处的香水岭宾馆。宾馆前庭较为开阔,带坡形,利于车上下车。前右置一三角亭,乍看以为是景观设计或仿古之作,但亭边还有一块竖碑,即刻引起我的注意。凑近一看,有小篆碑文《香水井记》依稀可辨,说乾隆当年巡视至此,一时口渴难耐,侍从便四下里找水,竟意外觅得一泓清泉。乾隆豪饮后直夸此水香甜可口,村人闻讯,遂立碑凿井以纪之。一眼瞥见距石碑不远处确有一口不起眼的废井,想是乾隆皇帝的汲水处了。

无意中撞见的这口“香水井”,属此番莫干山之行的意外收获,若非下榻于此,断无与之邂逅的可能,也才明白“香水岭”之由来。却不承想香水井所带给我们的,还有一样连带的收获,那便是前文所提及的天泉山了。

我们是中午时分到的莫干山,午餐后已是下午两点多,因剑池等主要景点须乘坐管理方提供的大巴车才能进入,若此时游览恐时间太紧,为充裕计,打算等第二天一早再上山。不想与前台闲聊时,无意得知天泉山就在边上,于是顺坡道而下再右拐而上,很快驶入这条2016年才建成的盘山车道。

透过车窗,一路上草木杂树参差披拂,间有鲜艳野花点缀其间,隐约可见远处迤迤的田野和烟笼的乡村。

不久,车至山顶,景象随之开阔,风光奔来眼底,那江南的远山,仿佛受到水墨的晕染,正漾动在云气薄雾之中。这山顶竟是一片偌大的平顶。只见有一处绿草茵茵的露营地,里面停着几辆车,有架起的帐篷和一座像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。不远处,尚见一长方横卧的大石头块面上,绘有一幅技艺不俗的双犬图。其实进到露营地即有一条活泼可爱的黄毛犬一路紧随着我,不时触碰我的鞋跟,挠我裤管,还冷不丁窜到我前面撒欢打滚,很是招人喜欢。家养宠物的诗人浅酌说:“这狗这么黏你,或想让你带它去走”,记起曾听人说过,犬在陌生人面前打滚,把最柔软的肚皮暴露给你,是表示一种不设防的信任。心下暗付,这露营地怎不见它的主人?是网约接单无须天天来现场?还是不定时过来,暂

留爱犬于此?而我们无意间的闯入,面对的竟是空无一人的状况,可见平时罕有人迹。从竖起的帐篷和散落在地的睡袋、气垫、

轮胎等物判断,还像是有些生意的。此时,天色渐起,俞敏兄提示可以下山了,我招呼黄毛犬,和它亲昵了一番,颇有些依依难舍之情。

史载,南朝梁时(564年),莫干山最早的一座寺院天泉寺即建于此,当然早已圯毁无存,目下所见,除两株800年银杏外,颇感荆棘丛生、寂寥寒荒之感。以至于天泉山在地图上也难以搜到,导航须输入“德清大洋里”才能找到目的地。但可以憧憬的是,既然修了路,此山便具备了上下交通的便利,应属开发天泉山的规划之一。假以时日,定当创筑房舍、修整植被而制穷山美,还天泉山往日的殊胜。

从香水井到天泉山,皆属无意中的“撞见”,亦属我们三人隔日正式开游莫干山的前引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

人文和自然的丰贍,有时就在不经意间向你撩开一角,只需稍加探入,即能发现其所蕴藏的斑斓景象和别样世界。